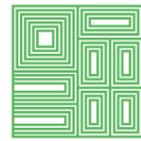




#1

1
杨望舒
琅瑰
纸本设色
122cm × 95cm

2
杨望舒
观星人
纸本设色
45.5cm × 45.5cm
2018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驻留计划
Young Artists Residency Program of SCMA

致幻园 Hallucinogenic Park

杨望舒 李凝玉 Yang Wangshu Li Ningyu

摘要：“既是一个王国，也是一首醒来也无的晚歌，尽情藏住梦中花绿。”漂浮在梦境里的景与色，变成烂漫私密的小小天地，作者在其中舒展对山水的想象，自我在这个琳琅的乐园里驰骋、游荡。作品被裁剪成窗形幻境，像舞台、像橱窗，吸引观者的目光却又让人无法进一步靠近，如桃花源一般，令人神往又与人保持着神秘的距离。

关键词：山水，自我，幻境，观看

Abstract: “It is not only a kingdom, but also an evening song that disappears after awaking, which is hidden in the landscapes of dreams.” The scenery in the dreamland has become the splendid private land, where the artist imagines the landscapes, wanders about the wonderland with abandon. Works are cut into window shape which resembles stage or display window, catching visitors’ eye, however, it makes them unable to approach the works, which is just like the appealing but mysterious Peach Blossom Yard.

Keywords: mountains and rivers, ego, dreamland, watch

李凝玉（以下简称“李”）：你的作品都是关于幻境，你是怎么把现实中的所见转化成画中桃花源的呢？

杨望舒（以下简称“杨”）：我接触到的、喜欢的东西非常多。以前有观众跟我说，觉得我的作品细节很丰富，满满当当的。但是我认为从现实到入画的转化应该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而不是把生活中的东西直接搬进去拼凑、组合。我创作时对照照片的参考其实是很少的，基本上是直接作画。这样的过程说明有一些东西已经在脑海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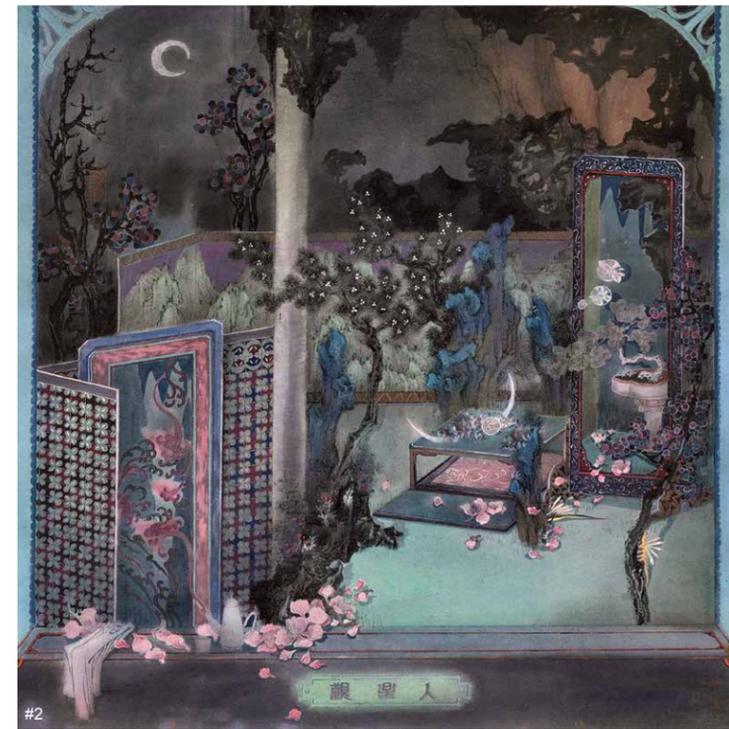
李：你的作品常使用窗形边框，再加上前景桌台、远景帷幕，整个画面的空间就像橱窗或舞台，对于这一点，你是如何考虑的？

杨：我挺喜欢“橱窗”“舞台”这种说法，因为它可以是很多东西，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借用了西方绘画中窗户的概念。具体创作时，比如《仲夏夜的梦》，我一开始用剪刀剪了一个形状，但是觉得像故意做出来的，从构图上去抓住观众的眼球，太刻意了。最后，我还是决定画出来，自然地去营造形状。我也在思考形式能不能有更丰富的含义，我想过做一个梳妆台，象征女性的符号。之后我想往这个方向尝试、发展。

李：你曾说你的画是“私密烂漫的无人之境”，画里的窗框、舞台布景、窗形边框其实是在进一步强调画中幻境的非真实性，并与观众保持距离，这与窗户吸引观众去观看是否矛盾？

杨：我是希望有这种矛盾的，我创作时也存在这样的矛盾。我在制造幻境的时候就幻想自己在其中游玩。虽然作品吸引观众去观看，但是观众始终只能站在橱窗之外进不去，不是里面空间的亲历者，只有我能够进去，所以它是私密烂漫的无人之境。我一直在探索个人的、私密的东西，想用这种形式来强调这种内外界限。同时我希望作品颜色华丽，通过画面传达我丰富的内心世界，因为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和幻想。

李：你近期的一些作品画中物开始跃出前景桌台，幻境是否在不断开放，并与观众互动？



#2

杨：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意思，也给了我灵感。桃花源其实是一个发现者去过之后，其他人找不到的地方，甚至是发现者自己，他有可能去了一次就再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了。它非常美好，却不能随时进入，我当时也是借用这个典故，观众可能找不到这个幻境的入口，只能远观和想象。如何去和观众互动，这是个新的方向。

李：《琅瑰》与《观星人》都采用了屏风，屏风内部与外部空间形成互动，这两幅画在创作方面的变化是什么？

杨：《琅瑰》是之前的创作，《观星人》是我在创作毕业作品《致幻园》的同时创作的。我自己写过一些东西，记录自己创作的想法、希望的状态，当时写的是“有一千零一夜的森林，用芳菲系好的月亮。精灵在故事中结成幻野，尘埃在夜色凝就浩荡。”屏风内外互动，希望空间上形成一些互动，给观众一些遐想，虽然面对画面，却可以想象从一个空间进入另外一个空间。我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在表达夜晚，画《琅瑰》的时候，我用了大面积的墨色去营造神秘的感觉。我研究生阶段的论文与魏晋时期的棺椁壁画有关，我认为这些壁画太精美

了，背后传递的是一个时代的宇宙观和世界，当时也看了巫鸿写的关于墓葬美术的书，受到一些影响。从《琅瑰》的技法和整个画面的氛围来说，就是墨色用得太过，所以创作《观星人》时，我希望颜色更丰富一些，追求那种神秘又华丽的感觉。

李：你在创作中一直探索的主题是什么？

杨：我的名字“望舒”就是指月亮，我的作品里也经常出现月亮，我就是以这样的形式让自己呆在画面空间里。我的画面其实是在探索自己和创作时的状态。我画了这么多东西和颜色，是想把丰富的自我慢慢地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会去接触其他知识，我喜欢神秘的东西，例如民间故事、《山海经》，希望这些能够与自己的风格结合。

李：驻留一年的时间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杨：当时毕业创作结束的时候，其实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驻留一年，给了我一个机会把好的创作状态延续下去。